

舞者（冰卷）

海岩 著

在生命的尽处，让她带我去跳舞

舞者（冰卷）

海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者,冰卷/海岩著.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13-08005-0

I. ①舞…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1758号

舞者(冰卷)

海岩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责任编辑 张世琼

责任校对 陈 春 张彦能

封面设计 林 丽

电脑制版 书情文化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005-0

定 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心中的梦想

——代总序

我二十多岁时开始进行业余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全凭兴之所至。有时三五个月写一个长篇，一蹴而就；有时数年投笔，不着一字。概括来看，我的写作不过是为丰富个人业余生活且偶尔为之的一种自娱自乐，因此连“业余作家”的称号都有些愧不敢当。我经历中的正式职业是士兵、警察、企业干部和其他，这些职业提供给我的环境，与文学相去甚远。多年以来，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够得上文学爱好者的同事都没有。如果在办公室里突然和人谈论一下文学，你自己都会觉得酸腐和神经，至少不像谈足球什么的那么自然。

文学确实越来越曲高和寡了。在 20 世纪 50、60、70 年代曾经延续或爆发过的那种对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狂热，以及由这狂热所虚构的文学的崇高地位，已是依稀旧事。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早被电视、电影、电脑之类的时髦传媒统治起来，便捷得令人瞠目。埋头读书不仅枯燥乏味，而且简直有些呆傻的嫌疑。社会与时代愈演愈烈的物质化和功利化倾向，也促使许多人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有多少人还在固执地爱着文学呢？

因此，也很少有像我一样在企业界做到高职还在为没能圆了作家梦而时时遗憾的人了。当个职业作家是我自小的志愿。不仅这个志愿没有实现，而且自小学四年级因故辍学后，我就几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间课堂，也未再参加过任何系统的学习。一个现代都市人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一直令我为之汗颜。前些年，知识界有几位前辈对作家中的非学者化现象发出批评，更使我掩面过市，真的怀疑自己在作家和企业家这一文一武两个行列中，都是个滥竽充数者。

没受过多少教育也能混入文学界，是我多年以前偶然发现的秘密。把个人的见闻、经验、阅历，甚至道听途说，敷衍成章，稍稍绘形绘色，便成了小说。再把人物的内心独白变成动作和表情，重新分分场景和章节，小说又成了剧本，似乎一切都那么简便易行。文学固然神秘，但薄得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一破就变得任人亲近。尽管我是一个俗务缠身的人，在众人眼里，几乎没有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但这些年，连小说带剧本，居然能完成近三百万字的作品。有人不免惊讶和疑心，或恭我废寝忘食、艰辛刻苦，或贬我用秘书捉刀代笔。他们都不知道，文学对我来说，其实犹如思想和呼吸那样自然、随意和快乐。

当然，文学是有优劣文野之分的。像我这样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依据生活印象和想象妄自涂抹的小说，当然不可能成为上品和精品。何况有些作品明显沾染了当代人流行的浮躁，一看就知道是速成的东西。我所占的便宜，是从小喜欢听故事，听罢又喜欢卖弄给别人，经此锻炼，摸到了几处推波助澜、一唱三叹的窍门。可惜我的性子有些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常进展得太过仓促，以致不能尽情展开人物的面貌和情致，当然更谈不上文笔的灵性和深奥。而我的写作又多是由于每晚睡前，书成之后，不免总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困乏潦草，如此我也就不敢在文学上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在文学圈里则把自己归为“票友”，聊以自嘲。

读者当然能看到，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因为我们被太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记了人的本质。烦恼皆由欲望产生。和我的成长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各种物质欲望实在是太泛滥了，令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尽的失落。而我抵抗这种失落的武器，就是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于是，这些作品的风格貌似写实、贴近生活，实际上都是些幻想和童话，读者喜爱的人物几乎都理想得无法存在。而以我的成见，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的逼真描摹，也可以把生活瞬间地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有许多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感受、做不到的事情，却常常令我们憧憬一生。也恰恰是那些无法身体力行的境界，才最让人激动！

在这些作品中，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

谨为序。

海 岩

十七

去国外举办“长城画展”的进程胶着不前，独木画坊在国内的推广却大获进展。老酸他们联系好了上海的外滩画廊，以“独木画展”的方式为赴欧办展暖笔热身。国内的事说办就办比较简便，省略了许多沟通、审查之类的繁文缛节，参展的画作由双方用网络邮件观摩敲定，随即开始打包装运。原来还以为当代艺术走向世界易，走向全国难，没想到去欧洲办展一波三折，上海这边反倒捷足先登。

准备运到上海参展的画作中包括了周欣的一幅人物肖像，画中的青年男子还是数月之前的模样，青春、健康、眉清目秀。而帮助周欣将高纯的肖像钉入木箱的，却是脸色越来越阴沉的谷子，他和画坊的其他画家一起，将那些木箱一一搬上货车。货车是从搬家公司租来的，谷子和几个年轻些的画家随画坐进了车厢，周欣和年长的老酸被照顾坐进了驾驶室内。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老酸问起了周欣的婚事，对这件事的突如其来，表示了惊讶和关心：

“听说你要结婚了，很突然嘛，真的假的？”

“真的。”周欣回答。

显然，老酸看出来了，周欣的脸上毫无笑容。老酸也许早就听过有关传闻，遂不再深问。

“日子定了吗？我送你点什么？”

“不用。”

“咱们这么熟了，你可别客气。你说，你什么东西还没置呢？我送你点实用的吧。”

周欣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道：“老酸，谢谢你。你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前辈，我知道大家都关心我……”

老酸笑笑，想使周欣过于沉重的口吻放松：“那当然，你是我们大伙的小妹妹呀……”但他的轻松随即被周欣打断，周欣那一刻的态度忽然变得简单而又率直。

“你送我点钱吧，如果问我什么实用的话。”

“噢”，老酸愣了一下，“你需要多少？”

“随便多少，都行。”

老酸想再问什么，张了嘴又收住了，最后只点了下头，说：“那好。”

这一天画家们来往于车站、画坊之间，忙到很晚，入夜才散。周欣和谷子留在最后，在空下来的画坊里做了单独交谈。这些天周欣一直回避与谷子交流，但这次却是由她首先开口。

“谷子，你能让我妈在你那里继续住一阵吗？我需要一段时间……”

“你自己打算到哪儿住去？”谷子言辞干脆地把话题链接到位，“你和高纯，你们住哪儿？”

周欣沉默了一下，回答：“高纯租的那所房子太小了，两个人没法住……不管怎么说，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在那么小的房子里结婚，对高纯不太公平。因为这件事现在只能由我操办，所以我得为他着想。我想另外租个

房子。”

也许谷子听出来了，周欣只说对高纯不太公平，没说她自己，仿佛这场婚事仅仅是为高纯操办，与她自己无关。

谷子沉默了一会儿，问：“结婚还需要办些什么，你都准备好了？”

周欣说：“租房子，办酒席……再给高纯买两件衣服。内衣，还有外衣，他连一件新一点的衣服都没有……”

“你自己呢，你自己需要什么，你结婚不买身新的衣服？”

周欣点了下头，不知因为什么，难得地笑了一下：“对，我也得买身能在婚礼上穿的衣服。以前陆子强送给我的那些衣服我都退给百科公司了。我还得给我和高纯各买一枚结婚戒指。结婚总要有这个仪式。”

谷子也应景地笑了一下，笑容却比周欣更加勉强。他说：“结婚戒指都是由男方来买的，应该是男方买来送给女方的。”

周欣下意识地整理着自己的书包，她说：“高纯身无分文，他拿什么买？既然只是履行个仪式，谁买都无所谓了，有就行。也不可能买贵的。”

谷子沉默片刻，故意换了平和的口吻，很事务性地问道：“这次上海画展你肯定不去了？”

周欣说：“不去了，现在结婚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办，很多事呢，忙不过来。”

谷子闷头抽烟，半晌又说了句：“这次画展没有我的作品，我也可以不去。”见周欣用一个隐约的笑容示以感谢，谷子又问，“到时候，我可以参加你的婚礼吗？”

周欣目视谷子，未置可否。两个人之间，再也不知还能说些什么。

那几天周欣照例每天傍晚赶到医院，接替李师傅或方圆照顾高纯，等第二天中午高纯吃完早饭，她再离开医院去筹备结婚要办的一应事务。她用皮尺量好了高纯的肩宽裤长，去商场为高纯挑选了婚礼要穿的整套西装。在

商场医疗用品的柜台前，她的目光在一辆轮椅上停了很久，那张轮椅折叠着塞在一个角落里，从上面的灰尘不难看出积压已久。周欣并未上前问价，她之后要买的是她和高纯的结婚钻戒，她挑中的一对还算便宜，两枚戒指一共不到五千块钱。即便如此，等这对钻戒装进提袋之后，她的钱袋也就彻底空了。

从商场出来，周欣去了独木画坊，画家们都在搭起来的脚手架上忙着绘制金山岭长城的巨幅全景。门边的一个大画案上，堆放着大家赠送的结婚礼物，从毛毯、被褥到锅碗瓢盆，都是些朴素实用的生活用品。虽然不少礼包上都披了耀眼的大红喜字，渲染出热闹的婚庆主题，但此时画坊里的气氛却没有丝毫喜气。画家们都在埋头作画，没人回过头来对这场非典型的婚姻表示该有的庆祝。

谷子不在。

只有老酸一人，蹒跚地踱了过来，把他的礼物亲自交给周欣，低声说了句：“照顾好自己。”然后转身，又蹒跚地走了。周欣低头去看自己手上，是一个精美的纸盒，打开盒盖来看，里面装着两条崭新的毛巾，一条蓝色，另一条粉色，鲜艳夺目。周欣拿出那条粉色的毛巾放在鼻子下面轻轻嗅闻，这时她看到毛巾下面，露出一沓厚厚的现金。

周欣抬起头来，她发觉脚手架上的画家们不知何时都停下了手中的画笔，回头看她，熟悉的目光中凝结的那份沉默，又是何其陌生。

周欣回到谷子家时谷子也不在，问照顾母亲的阿姨，才知道谷子下午回来了一趟，搬走了自己用的一些东西，就再也没有回来。周欣似乎预料到什么，立即到谷子的屋里去看。她估计得没错，谷子搬走了自己的铺盖。阿姨的转达证实了周欣早就隐约于心的那个判断。

“他说他在外面租了房子，他让我帮你重新收拾一下，他说你可以住到

这间屋子里来。这间屋子旧是旧了点，但布置一下，当个新房足够大了。”

这间屋子确实足够大了，周欣的目光从那张搬空了被褥的双人床上抬起，环顾光洁的四壁，原先挂着的那些她和谷子的合影已尽行摘去，墙上留下的一个个浅色的印迹，凄凉无比。

第二天周欣就开始和阿姨一起布置这间新房，墙上挂了红双喜字，遮掩了照片留下的痕迹，新买的被褥铺在谷子宽大的床上，使整个屋子的色彩立即焕然一新。热水壶和茶具都是画家们送的，一一摆在桌上、柜上，就有了家的舒适气氛。布置新房是一件幸福的事，但阿姨脸上的笑容很快在周欣的沉默中收束回去，她不可能明白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周欣何以如此冷静，就像布置一间别人的办公室那样动作机械，而且尽显疲惫。

大喜的日子终于到了，结婚登记的这天早上，周欣在李师傅的帮助下，为高纯穿上一身新衣。这一天周欣自己也同样新衣新裤，穿着打扮尽量合乎规矩。在替高纯脱下旧衬衣时周欣又看到了那颗碧绿的琉璃，那颗琉璃贴身戴在高纯的胸前，那心的形状让周欣略感忌讳，感觉与今日的气氛并不相吻。因为不管怎样，在这个“良辰吉日”，似乎不该有另一颗不明不白的心，与高纯如此贴心。

她斟酌了口气，对高纯说道：“今天，我们去登记，这颗心别戴了，我帮你收起来吧。”

周欣的言外之意，高纯不知懂了还是不懂，他说：“这是我的心，我得戴着。”

周欣沉默了一下，不再说话，帮他穿好了衬衣，再穿好外衣。她用轮椅推着高纯走出病房，两个新人的脸上，没有共同的笑容，只有各自的麻木。李师傅本来要陪他们一起去民政局的，但在医院门口上出租车时，被周欣委婉地拦住。

周欣说：“没事李师傅，你就别去了，我自己能行。”

周欣确实自己能行，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她完全可以把高纯从车厢抱进抱出。他们隆重的穿着令司机目光疑惑，而他们去的地方，似乎做了清楚的说明。

高纯大概是头一次走进民政局这种地方，周欣日前为咨询登记手续倒是来过。当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把一张结婚登记表摆在两个人面前时，不得不有些怔忡疑惑，看不懂这一对结为连理的新人何以如此沉默。她或许认为他们需要登记表的内容仔细审阅，于是便对其中的条款做了例行的讲解，但她很快发现，他们更像是在各想心事，坐在对面似听未听。

“你看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民政干部的讲解于是草草收住，“要是没有的话，你们就把这个表填一下吧。”

结婚登记处有备好的钢笔，钢笔就摆在两个人中间，两个人谁也没有伸出手来，场面显得有点古怪。民政干部疑惑地看着他们，不知他们还在犹豫什么。她的目光压迫得周欣首先拿笔，开始在这份定终身的白纸上落墨。在周欣填写这份表格的过程中高纯始终盯着前方，并不关注身边周欣的动作，更不去看那份对他的人生同样重要的表格。他似乎在专注地想着什么事情，又似乎在默数着周欣手下笔画的声音。他目不旁顾，但能感觉到周欣填完了表格，能感觉到她把表格递给民政干部过目，能感觉到表格稍后又回到周欣手中，周欣开始在表格上签字了。他知道她签完了字，就该轮到他了。

她签完了。

轮到他了。

她把笔给他。

他也签了。

他在那张白色的表格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在签名之前就已明白，当他把这个名字签完，手续就办完了。他和周欣，在他最后一个笔画落下之

后，就结成了夫妻，结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夫妻。

一对红色的结婚证端正地摆在这对夫妻的面前，民政干部一句例行的祝福说得热情洋溢：“祝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让周欣不得不用勉强的微笑，表达了礼貌的谢意。

她说：“谢谢您。”

民政干部习惯地转头去看男方，周欣也看了一眼高纯。高纯嘴角动动，似乎想做出感谢的笑容，但那一刻他似乎听到了什么，他似乎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旋律，他听到了他最爱的《冰火之恋》在头顶的上空飘过。他的眼神朦胧起来，嘴角微微咧开，露出了神往的笑意。

周欣也笑了，也许仅仅是因为看到了高纯脸上的笑意，她才力求配合地表现出了相应的欢喜。

那首美丽的乐曲也许是从少年宫的排练厅里传出来的，这一天也是《冰火之恋》的正式彩排，在场边围坐的不仅有舞蹈班的全体学生，而且还来了不少家长，兴致勃勃地进行了观赏。

而此刻高纯正坐着轮椅，追随着那缠绵不绝的音符，被周欣推着走出婚姻登记处的大门。他们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行人中一对一对搂肩搭臂的年轻男女，在他们木然的眼眸中画出鲜艳的留痕。

也许，在路人的眼中他们也是幸福的一对！坐着轮椅的他和推着轮椅的她是两口子了，他们正穿过宽阔的马路回家。周欣成为人妻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自己的丈夫回家！

这是高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房。周欣感觉到了，高纯一被推进屋子，那始终抑郁的视线终于有了一些积极的投向，他缓缓地环顾四周，目光说不清是好奇还是恐惧。厅堂和卧室都布置妥当，虽然简单无华，毕竟一团新气。但那红色的新气显然止于符号的意义，并未在高纯的脸上，激起足够的

欢喜。

高纯最初恐怕绝不会想到，谷子的这所简陋的大屋，竟收容了他洞房花烛的“初夜”。在他进入这个“家”的第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妻子周欣，并排坐在他的岳母床前。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一张植物人的典型面孔，但那毫无表情的面孔毕竟代表了两个人唯一在世的血亲。这似乎是个必要的仪式，气氛郑重，连一直照顾周欣母亲的那个阿姨，也远远地退到门口，不出一声。

周欣说：“妈，我要结婚了。他叫高纯，和我差不多大，他人很好，很英俊。他过去经常帮助我，他为了我摔坏了身体。我决定和他结婚，照顾他，这样他就有钱治病了，治好了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了。您从小就告诉我，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所以我知道您不会反对女儿的这个决定。”

周欣停下来，似乎说完了。她的母亲两眼向天，头颅微微发抖，像是很激动，又像在摇头，或许，那仅仅是植物人的一种无意识的震颤，一种无法控制的肌肉律动。

在母亲白色的被单上，摆着一个红色的小盒，周欣将盒盖打开，里面端放着一大一小两枚戒指。周欣取出那枚大的，拉起高纯的右手，将戒指戴在他的无名指上，然后等着那只手把剩下的另一枚戒指，戴上她的手指。

她等候的那只手迟钝了一下，终于慢慢地抬起，拿起了余下的那枚戒指。高纯抬起了周欣的右手，缓慢地、有几分笨拙地将那枚戒指套进了她的手指。

床上的母亲无动于衷，互许终身的两个人也回避了相视，只有站在母亲卧室门口的阿姨，眼中有些隐约的泪光，晶莹地闪亮了一瞬。

这天晚上，金葵再次去了方圆的住处。

这次她终于敲开了方圆的房门，开门的却并不是方圆本人，但那个微胖

的男人竟与方圆轮廓相近，使金葵在门开之际下意识地叫出声来。

“老方……哎……请问方圆在吗？”

“方圆？”微胖男人一脑门问号，“你找错门了吧。”

“方圆不住这儿吗？”

“不住。我也是刚搬来的。”

“那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人搬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你去问问房东吧，我不知道。”

屋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梳着头发走过来了，问道：“谁呀？”这时那个微胖男人已把房门关上。金葵默默下楼，还能隐约听见屋门里那个女人大声的吵闹：“……你关什么门呀，你不认识她你怎么还怕我看见呀，我告诉你，你骗我不止一次了……”

周欣和高纯领到结婚证的第二天，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对中国人的婚姻来说，登记只是手续，大婚的良辰吉日，主要是指婚礼。婚礼安排在一家物美价廉的酒楼举办，前来贺喜的都是独木画坊的艺术家们，大红喜字下觥筹交错，人声洋溢，艺术家们的聚会，狂欢中肯定离不开酩酊醉意。

代表男方亲友出席婚礼的，只有方圆一人，他即席发表的祝词，虽是一些“永结连理，百年好合”的套话，却也说得热情真挚。代表周欣亲友发言的是画坊的大哥老酸，他的祝词与方圆相比，同是祝福，却暗藏了些隐晦的慰藉。

“周欣是我们大家的小妹妹，年龄最小。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她会比我们独木画坊的多数大哥们儿，都更早地确定了自己的生活。当然，结婚成家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一个以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来说，可能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我相信以我们周欣的才华，今后必将创作出特别来劲的作品。啊，当然，我们也祝愿高纯能够很快治好双腿，重返他热爱的艺术舞

台。总之我们都应该祝他们幸福！大家高兴一点，为咱们小妹勇敢的选择，我们应该为她干杯！”

画家们响应地举起酒杯，祝贺和敬佩之词这才此起彼伏。唯一没有加入庆贺的只有谷子一人，他闷头喝下杯中的苦酒，沉默地看着同样安静的周欣。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大婚之夜，周欣脸上始终挂着应有的笑容。在她的示范下，高纯也保持了应景的配合，在被众人要求和新娘喝交杯酒的时候，脸上居然也堆出些久违的笑容，以圆满着这个应当圆满的时刻。

气氛从此放开，场面热闹起来，画家们彼此推杯换盏，说些陈年旧事，以及长城之旅的种种艰难与顺利，侥幸与奇观。场面不期然地反倒冷落了喜宴的主角，那对新郎、新娘。连方圆都和老酸等人聊得忘乎所以，说些演艺圈里的趣人趣事，听得老酸大笑不止。

新郎、新娘于是得以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新郎、新娘反而显得忐忑不安。周欣当然感觉到了谷子隔席投来的目光，那目光无论怎样平和，在她的脸上也如刀似刃，让她不得不开移开视线，尽量与左右逢迎顾盼。恰在这时新郎高纯要上厕所，她便起身推他离席，朝门外走去。

老酸问一句：“怎么了？”

周欣答道：“没事，他去卫生间。”

大家于是继续喝酒笑闹，谁也没有在意。方圆作为男方唯一在场的亲友，理所当然起身相助：“我来我来。”接了周欣手中的轮椅，和周欣一起推着高纯出门。在男卫生间外周欣自然止步，高纯就由方圆一人送进门去。

卫生间挺大，相比包房里的喧闹拥挤，这里倍显空旷。方圆使了吃奶的力气，才把高纯抱到一个坐便器上，又问要不要帮他解开裤带。高纯表示不用，方圆又替他检查了一下手纸架，才关上门退到水池旁边，洗手、抽烟去了，洗完了手、抽完了烟又在镜中观察自己的脸色，判断自己究竟喝到

几许。

坐便器上的高纯并没有解开裤子，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方便。他需要的只是片刻的空间。这里四面封闭着高高的隔板，不必担心有人偷窥，他握住自己颈上的心形琉璃，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短暂时空，他有权利泪如雨下！除了一门之隔的方圆让他无法放开声音，他已可以无声地把压在心底的悲伤，用剧烈的哭泣倾倒出来，除了像孩子一样无助地哭泣，他不知自己还能有何作为。

门外，方圆在问：“好了吗？”

高纯连忙拉下手纸，擦去满脸泪水：“好……好了。”他的声音难掩哽咽，方圆惊疑地打开门板，他当然看到了高纯未及擦净的眼泪。方圆的眼圈竟也红了，他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伸出双臂抱住了高纯，像抱住了他自己的亲兄弟。他能感觉到高纯瘦弱的身躯在剧烈地颤抖，能感觉到他的胸腔里悲恸的呼号……

卫生间外的走廊同样安静，等在这里的周欣同样双目湿润，她想转身躲开这里，目光竟与身后的谷子相遇，她抬手想要擦干眼泪，却被谷子一把抱进怀里。

谷子这样用力一抱，周欣真的哭了出来。她也抱紧了谷子的身体，至少这是一个健全的身体，有男人该有的强壮，有青年该有的活力。

喜宴结束了，画家们尽兴而散。

一个有车的画家把新娘、新郎送回他们的新房，新房也就是谷子的那间大屋。开车的画家帮忙把高纯抱出汽车，抱上轮椅，周欣一再道谢拒绝再送，开车的画家只好目送她推着轮椅独自进门。

谷子没送周欣回家，他一个人去了独木画坊，看墙上、地上那些完与未完的画稿，不停地抽烟。也许他在这里还能依稀找回以往的印象，印象中周欣的身影。居然透明起来。那个身影在画坊的楼上楼下随处游走，把只言片